

魔 椅

[英] C. S. 路易斯著

朱炯强译
徐人望

封面、插图 王晓明
责任编辑 来准方

The Silver Chair
by C.S. Lewis

根据 Macmillan Publishing Co. Inc.
(Twentieth Printing 1977) 版本译出

魔 椅

[英] C.S. 路易斯 著
朱炯强 徐人望 译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96号)

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6
1981年9月第1版

字数109,000 印数00,001—65,000
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03·238 定 价: 0.39 元

目 录

一	健身房后的哭声	1
二	神秘的使命	11
三	老国王出海	21
四	猫头鹰夜会	33
五	人蛙向导	45
六	荒野险途	57
七	奇怪的壕沟	70
八	哈风王官	81
九	虎口逃生	94
十	又深又黑的地穴	105
十一	王子遇救	118
十二	地下王国的女王	130
十三	没有了女王的地下王国	141
十四	世界底层	152
十五	浩儿失踪	163
十六	凯旋归来	173

译后记

— 健身房后的哭声

秋季的一天，天色晦暗。洁儿·波尔躲在健身房后面偷偷哭泣。

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她受人欺侮了。她所在的学校里，十来个年龄最大的男女学生老爱欺侮别人，干缺德事，而校长对此不闻不闻，听之任之，甚至还认为这是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现象呢！

洁儿·波尔站在那片灌木林前的小道上哭得正起劲，一个男孩双手插在衣袋里，吹着口哨，从墙角那头拐过来，差点撞在她身上。他的名字叫尤斯特斯·斯克拉勃。他可不是个坏孩子。

“你走路不会瞧着点？”洁儿没好气地说。

“得了，你别开口就——”他注意到她的神色，变了口气，“喂，波尔，怎么啦？”

洁儿扮个鬼脸。

“一定是‘他们’又欺侮你了。”男孩厌恶地说，双手更深地插进衣袋。

洁儿点点头。

“喂，听着，”男孩说，“哭有什么用——”

他说这句话原是一番好意，但口气象演讲似的，把洁儿惹火了。

“去你的，少管闲事，”她说。“谁让你来取笑我的？是‘他们’叫你来的吗？你真行，开口训人，配吗？你想要我象你一样，整天拍他们马屁，讨他们喜欢，跟着他们屁股转？”

“呵，老天爷！”男孩嚷道。“波尔！你这样说公道吗？难道我是你说的那种人吗？为了那只兔子，我不是顶撞过卡特吗？尽管他们折磨我，我不是仍然守住了斯皮文斯的秘密吗？还有，我不是——”

“我不、不知道，你别给我说这些！”洁儿啜泣着说。

斯克拉勃知道她心里还不大自在，伶俐地塞给她一块薄荷糖，自己也吃了一块。一会儿，洁儿就不再耍脾气了。

“请原谅，斯克拉勃，”她说。“刚才我说话不公道，那些事情你确实都是做过的——是在这学期做的。”

“那你就把上学期的事情忘了吧，”尤斯特斯说。

“那时我真坏，我那时是——哎呀，我那时真是只小虱子。”

“嗯，老实说，那时你真是只小虱子。”

“你觉得我变了，是吗？”尤斯特斯说。

“不仅是我，”洁儿说。“大家都这样说，‘他们’也看出来。埃莉诺昨天还在更衣室里听到伊德拉谈论你的变化。她说，‘有人把斯科拉勃那崽子勾引住了，这学期他很不听话，我们要瞅个机会好好教训他一顿’。”

尤斯特斯吓了一跳。在实验小学，大家知道“他们”的“教训”是怎么回事。

两个孩子沉默了半晌。水珠从月桂树上滴滴答答地掉下来。

“这学期你怎么变了呢？”过了一会儿，洁儿问。

“假期中我遇到许多怪事。”尤斯特斯神秘地说。

“什么事？”洁儿问。

尤斯特斯沉默了半天才说：

“听我说，波尔，你我都恨透了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”

“这你清楚。”洁儿说。

“那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啦。”

“谢谢。”洁儿说。

“真的，这可真是吓人的秘密。波尔，你会相信吗？你不拍别人嘲笑吗？”

“不怕！”洁儿说，“我会相信的。”

“如果我告诉你，暑假我到世外去过——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外面去过，你会相信吗？”

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“好吧，那我们就不讲什么世界。就算是我告诉你，我到过一个地方。那里的动物会说话，那里有妖魔啦，龙啦，嗯，都是些你在童话里看到过的东西。”说到这里，斯克拉勃脸颊涨得绯红。

“你怎么会到那里去的？”洁儿着急地问。

“通过魔法，”尤斯特斯低声说。“我跟两个表兄弟一块去的——溜烟就到。他们去过那里。”

这使洁儿有点信了。接着，一种可怕的疑虑攫住了她。

“要是你在作弄我，别想我再跟你说话了。”她说。

“我不会作弄你，”尤斯特斯说。“我发誓不会。我凭——凭一切东西发誓。”

“好吧，”洁儿说，“我相信你的话。”

“不告诉任何人？”

“你把我当作什么人啦？”

他们说得非常激动。洁儿环顾四周，抬头看着阴霾的天空，又静听着水珠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，不禁觉得在实验小学里什么指望都没有。她说：

“可是，说那些有什么用？我们是在这儿，那儿我们根本去不了。难道能去吗？”

“我也在想哩，”尤斯特斯说。“我们从那个地方回来时，有人说这两个小鬼（指我的两个表兄弟）以后再也去不了啦。可那个人没有说我不能去。如果他不是有心叫

我再去，他一定会明说的。所以我想，我们能够——也许我们能够——”

“你的意思是，我们能够设法到那里去？”

尤斯特斯点点头。

“你是说，我们在地上画个圈——在圈里写几个怪字，然后再站在圈子里念起咒来？”

“嗯，”尤斯特斯竭力想了想说，“我还没有试过。可我想就是那么一码事。至于方法嘛，我看还是不画什么圆圈儿好，他不会喜欢那些东西的。”

“你老是说‘他’，‘他’的，‘他’是谁啊？”

“那地方的人叫他阿斯兰。”尤斯特斯说。

“这个名字真怪！”

“他本人才怪呢，”尤斯特斯严肃地说。“现在开始吧。我们并排站着，象这么个样子：手臂前伸，手心向下，象他们在拉马杜岛所做的那样——”

“什么岛？”

“什么岛我下次告诉你。他可能喜欢我们面对东方。我们看看哪面是东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洁儿说。

“真怪，女孩子总不知道方位。”尤斯特斯说。

“你也不知道。”洁儿愤愤不平。

“不，我知道，只要你别老打岔，我就知道了。现在我弄清楚了，朝月桂树这边是东。喂，你跟着我说，好



吗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洁儿问。

“跟着我说呗——”尤斯特斯回答。“阿斯兰，阿斯兰，阿斯兰！”

“阿斯兰，阿斯兰，阿斯兰！”洁儿跟着说。

“请你让我们俩进入——”

这时，健身房前面传来叫喊声：

“波尔吗？我知道她在哪儿。她在健身房后哭呢。我把她叫来好吗？”

洁儿和尤斯特斯交换了一下眼

色，就一头钻进月桂树下，沿着灌木林的陡坡往上爬；他们爬得可快哩！爬了一会儿，他们停下来听听动静；下面

传来嘈杂的人声。有人追来了。

“要是那扇门开着就好了！”斯克拉勃一边爬一边说，洁儿一边爬一边点点头。灌木林的尽头是一座高高的石墙，墙上有一扇门，门外就是空旷的荒野。这扇门几乎总是上锁的，但也有开着的时候。不管怎样，碰碰运气吧。如果碰巧门没有上锁，那可是一条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出学校去的绝妙的幽径。

洁儿和尤斯特斯气喘吁吁地跑到高墙跟前，只见那扇门关着。

“完啦，彻底完啦！”尤斯特斯说，伸手抓住门把，“啊，啊，老天爷！”他嚷了起来。门把一转动，门竟开了！

他们刚才还在想，如果门开着，就马上冲出去。但门一开，他们却象树桩似的钉在地上不动了——眼前是一片十分奇异美妙的景色！

在他们的想象中，门外该是一片灌木丛生的灰蒙蒙的荒野，沿着斜坡它一直向上向前延伸、扩展，直到和阴沉沉的天空连在一起。然而，现在映入眼帘的竟是一片明媚的阳光。草地上的露珠象一颗颗珍珠，亮晶晶的，把洁儿脸上的泪痕和污垢也都照得清清楚楚。那阳光肯定是从另一个世界照耀过来的。洁儿从来没有见过象眼前这样平坦鲜美的草地、这样蔚蓝的天空。在这蔚蓝的天空里，许多形似巨大的蝴蝶、散发着奇光异彩的东西在盘旋飞舞。

虽然洁儿平时善于种种神奇的幻想，但是当这种奇幻的景色真的呈现在眼前，她又万分诧异。她瞟了斯克拉勃一眼，两人都惊得瞠目结舌。

“波尔，来吧。”斯克拉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我们出去还能回来吗？不会出事吗？”洁儿问。

这时，身后传来一声尖厉的叫喊：“你在这呀，波尔！”“你跑不了啦，快过来！”这是伊迪丝的声音，她是一个专爱拍马屁、搬是非的家伙。

“快！”斯克拉勃说，“来，拉住手，我们千万不能分散。”没有等洁儿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他就一把抓住她的手，把她拖出墙门——拖出校园、拖出英国、拖出了我们的世界，进入“那个地方”了。

象收音机关上似的，伊迪丝的嚷叫声中断了，另一种异乎寻常的声音响起来了。声音是头顶上那些明晃晃的东西发出来的。现在看清楚了，原来是飞鸟。那些鸟儿的鸣叫真象音乐，一种非常玄妙的音乐哩——比我们这个世界的任何音乐都美妙动听！尽管鸟儿在歌唱，四周却更显得安逸幽静，一阵阵清新的空气拂面而来，洁儿觉得自己是站在很高很高的山峰上。

斯克拉勃仍然拉着她的手，他们一面往前走，一面睁大眼睛东张西望。满山遍野都长着象雪松而又比雪松高大的树木。树林并不十分稠密，树木下面也没有丛生的灌木。洁儿的眼前尽是碧绿的草地，翠茂的树荫，和正在翻

翩飞舞的五颜六色的神鸟。四周一片沉寂。显然，这是一个迹罕至的仙林奇境。

再往前走，到了树林尽头，便展现出一片湛蓝色的苍穹。他们默默地走着，突然，斯克拉勃叫了声“小心！”洁儿不由得猛地倒退了一步——前面是悬崖了。

洁儿是个即使面临万丈深渊也不会头晕的幸运儿。她满不在乎地站在悬崖边上，斯克拉勃想拉她回来，她还非常生气哩。“我好像是个小孩子！”说着她挣脱他的手。她见他的脸色吓得煞白，很有几分瞧不起他。

“这有什么了不起？”她说。为了表示无所畏惧，她又朝前走了几步，她不料自己已站在悬崖的边缘上了。

她向下望去，这才明白斯克拉勃为什么会吓得脸色煞白。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上，没有任何可以跟它相比的悬崖。从那高高的悬崖上向下俯视，只见脚下有些白色的东西在浮动。乍一看你还以为是羊群呢！但很快你就发觉那是飘浮的云朵——不是一圈圈的云雾，而是乳白色的、象山那么大的云块。穿过云块的缝隙，你才能隐约地看到深谷的底部：看起来那云朵就在你脚下，却又是高高地飘浮在谷底的上空。你根本看不清下面到底是田野还是树林，甚至也分不清是陆地还是海洋。

洁儿吓得非同小可，想后退一两步，但又怕斯克拉勃嘲笑她胆小。她犹豫了一会，刚想移步，两条腿却变得软绵无力，一点也挪不动了。她觉得天旋地转。

“波尔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过来，你这个冒失鬼，傻瓜蛋！”斯克拉勃喊道。他的声音象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。她感到他一把抓住了自己，她吓昏了，手脚已不听使唤。他们俩在悬崖边上扭成一团。只听见斯克拉勃惊叫一声，失足摔下崖去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洁儿还没有清醒过来，只见一只硕大无比、色彩斑斓的动物冲上悬崖。它上来后趴在地上，往前探着身子，张大嘴巴，吹起气来。洁儿躺在离那动物很近的地方，感觉到一股股气流不断地从它的嘴里吹出来的。她吓得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差点儿吓昏了过去。说实在的，她真巴不得能立即昏过去呢。这时，她瞥见在她下面，有一个小黑点离开悬崖飘然远去。那小黑点越飘越高，越飘越远，不久就消失了。洁儿不禁纳闷：那小黑点是不是她身旁这只动物把它吹开去的呢？

于是，她回头去看——啊，这只硕大无比、色泽斑斓的动物，原来是只狮子！



二 神秘的使命

狮子对洁儿仿佛视若无睹，它又吹了一口气，然后，懒洋洋地站起来，转过身，慢慢地朝森林走去。

“这是在做梦，一定，一定是的！”洁儿自言自语地喃喃道，“我过会儿就会醒的。”但是，这并不是一个梦幻，是实实在在的真事哩！

“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，”洁儿自语道。“斯克拉勃一定不了解真情。不然，应该预先说明这是怎么个地方呀！他摔下悬崖可不能怪我。要是他不来拉我，我们两个都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她想起斯克拉勃摔下悬崖时的惊叫，不由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。哭了一阵子，洁儿口干舌燥。她一直是脸朝下趴着的，这时坐了起来。鸟儿已停止歌唱，四周静极了，一种细微的声响隐隐地从远处传来。她侧耳倾听了一会儿，好象是潺潺的流水声。

洁儿站起身子，战战兢兢地环顾四周。虽然连狮子的影子也没见着，但她猜想在周围这茂密的树林里，说不定有好几只狮子隐藏着呢！洁儿口渴得要命，只好鼓起勇气向传来水声的方向走去。她踮起脚尖走着，每经过一棵

树，心就跳得很厉害。每迈一步她都要停下来惊惶四顾。

树林里寂静无声，流水声越来越清晰。洁儿出了树林，来到一块林中空地，一眼就见到一条明净如镜的小溪在缓缓地流淌。清澈的溪水多么诱人啊！可是，洁儿不但没有立即快步走上前去，反而张大着嘴，呆若木鸡了：原来，那只狮子就趴在小溪旁边！

这只狮子和伦敦特拉法尔格广场上的石狮子一模一样，昂着头，伸着爪。洁儿一眼就看出狮子已经发现自己，但是它盯着她看了一会，就把目光移开了，好象互相早就认识一样。



“如果我逃跑的话，它立刻就会追上来，”洁儿想。“如果我朝前走，那可就走进它的嘴巴里去了。”真是进退两难啊！洁儿一双眼睛直楞楞地盯住狮子。到底过了多久，她自己也不知道，大概好几个小时吧。她口渴得实在难熬，甚至感到只要能够喝上一口水，即使被狮子活活吞掉也心甘情愿。

“你要是口渴，就过来喝吧。”

自从斯克拉勃在悬崖上跟她讲过话以来，她还是第一次听到说话声。是谁在说话呢？她睁大眼睛，四方寻找。一眨眼，那声音又响了：“口渴了就过来喝水呀。”这时，她想起斯克拉勃曾经说过，在那另一个世界里，动物是会说话的。啊！说话的是那只狮子！她定睛细看，狮子的嘴唇在翕动，深沉、雄浑的声音正是从它嘴里发出来的。

“你口不渴吗？”狮子问。

“渴得要命。”洁儿说。

“那喝水啊。”狮子说。

“请你——能不能请您走开一点，让我喝水。”洁儿战战兢兢地说。

狮子膘了她一眼，又低沉地哼了一声。洁儿凝视着这个庞然大物，知道要它走开简直比要高山让路还难。

但是淙淙的流水声是那样吸引着她。

“我走过来，你不会伤害我吗？”洁儿说。

“那很难说。”狮子说。

洁儿实在太渴了，不知不觉地往前挪动了一步。

“你要吃女孩子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把女孩和男孩、女人和男人、国王和皇帝、城市和国家都往肚里吞过。”狮子说，语调既不象吹牛，也不象是发怒。

“我不敢在你身边喝水。”洁儿说。

“那你会渴死的。”狮子说。

“天哪！”洁儿说着又走近一步。“我只得去找别的小溪啦。”

“没有别的小溪了。”狮子说。

洁儿看到狮子严肃的面容，不禁断然下了决心。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下这样大的决心。她走到溪边，弯下身去，掬水而饮。啊，清凉甜美的溪水可真解渴！原先她打算喝儿口水马上逃走，现在她意识到那是最危险的。她立起身子，伫立在溪边，连湿漉漉的嘴唇也顾不上擦一擦。

“过来。”狮子说。洁儿硬着头皮走过去。她注视着狮子的脸颊，发现自己几乎站在它的两只前爪的中间了。她吓得微闭起眼睛。

“人类的孩子，”狮子说，“那个男孩呢？”

“他摔下悬崖了。”洁儿说，又补充道：“先生。”她不知道除了叫“先生”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称呼，而不称呼似乎又不太礼貌。

“他怎么会摔下去的？”

“为了不让我摔下去，先生。”

“你为啥要跑到悬崖上去啊？”

“先生，我想显显本领。”

“人类的孩子，回答得很好。以后别显本领了。”
(这时，它的神情已变得和蔼起来。) “那孩子没有受